

◆艺坛闲语

从一件书画拍卖品说起

邬 鸣

前不久的一大型书画拍卖活动中，有一幅画引起我的关注。网上标注是林散之作品，尺寸65x34cm，估价3—5万元。奇怪了，当代草圣的大作，虽只有2平方尺，但价格并不高，怎么会出现流拍的结局呢？

该画为竖式小品，一株苍劲的腊梅干立于纸上，有几根细枝，开满了梅花（见图）。右下方是行书题跋，正文是：“最爱先生亦姓梅，梅花与子共天才。青峰白雪年年兴，留取精神纸上来。”款为“寄樵同志嘱题梅花，索成十四字博粲，林散之于白下”。并钐有两印——“散之私印”、“常年”。要说明的是，跋文中的“年年”二字误写成了“平平”二字，后在尾部作了补正。

这幅画是否为散之老人所作？字是否为他亲题？作于什么年代？搞清这些问题，自然就会释解此作流拍的疑惑了。

林老先生为书坛一代宗师，其画师承黄宾虹，同样成就斐然。他一生作画无数，多以山水存世。当然他也画梅，只是风格与此画迥异。林老之梅，洒脱率性，润枯兼融，而此梅花属传统工整一路，用笔娴熟，颇见功底。但明眼人可以断出，此梅并非出自林老之手。

毋庸置疑，此画当系上乘之作，但究竟为何人所绘？不妨从画中的一首诗进行剖析。从第一句可知晓，画作者姓梅，第二句说明，其父子二人画梅都有成就。这两句为我们确定作者大大缩小了范围。第三句中的“青峰白雪”虽是引用之语，但诗中无需作更多的延伸，这里显然是别有用意了。至此，“梅雪峰”三字凸现。

梅雪峰（1888—1968），名其藻，字鉴衡，号雪峰、梅其藻，安徽宿州人，著名书画家、篆刻家，“安徽五老”之一，以墨梅为课，饮誉中外，与其子梅纯一有“二梅”盛名。

作品上款题名“寄樵”，当为安庆胡寄樵，林老门生。又，这些字笔锋翻转，墨色淋漓，瘦辣遒健，浑然天成，笔法、墨法、线条、间架等，都与林老法



书相吻合，当是出于林老之手。

拍卖公司为印证此作的真实，特附上说明：寄樵，祖籍安徽绩溪，1937年11月生于安庆，幼承庭训，先后师事林散之、陈大羽、高二适诸先生。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安徽站鉴定员、安庆市博物馆名誉馆长、考古研究员。

当然，有上款的未必就是真迹，只是增添一份可信度而已，关键还是看作品本身。二十年前，在合肥就发现了一幅所谓的林老山水画，同样也有“寄樵”上款，胡先生看后，说道：“从画到字，全假！”

题款中的“白下”，系南京的古称，很显然，此字是在南京书写。书家在创作时尤其落款上，虽有多种形式，仍不失自己的特色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。“林散之于白下”这种款，在林老作品中不多见，但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可能，或许，它将为林氏书法之研究提供了一则有价值的信息。

梅先生作品，我见之不多，经比对分析，疑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所作，只是未署名及时间，殊惜。从字的用笔和风格来看，林先生的题字大约在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中期。林先生署款有很多，如“聋叟”“散之”“散耳”等等，1970年代多用“散耳”之名。从用印来看，此印大多集中于1970年代初。当然，这些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，重要的是“同志”二字的出现，又是一种提示。胡寄樵1966年师从林老，那个年代里大家习惯称呼同志，无论是书画作品还是信札，林老通常写上“寄樵同志”。1973年之后在称谓上发生了明显变化，“大弟”“学弟”“世弟”取代了“同志”，这也反映了他们二人之间的至深情感。基于此，笔者认为此款题于1970年代初期。

◆流年碎影

老桥记事

马堰山

二十年前上初中，午休时分，我特别精神，时常去浦河转一转，最常去的地方，是那座老桥，不远，三五分钟就到了。

桥头有一家烧饼店。我有时在家里偷四斤大米，存在店里，一斤大米换四个烧饼，觉得很划算。我常常支了一个烧饼，坐在桥下看水，波光粼粼的水面在弯弯的拱桥顶部形成斑驳的光影，仿佛是我飘忽不定的思绪。

初夏时节，风暖，躺在桥下的草地上，人容易迷糊，对面妇人的捣衣声，常常唤醒我思睡的神经。那个年轻的女子混在一群洗衣人中间，喜欢露出雪白的胳膊，吃吃地笑着，笑声在河面泛起波浪。她每一次抡起手中的棒槌，胸前似乎有两只兔子在我追我赶，那一刻我失神了，心口一派灼热。棒槌击打青石板的脆脆的响声，传进我的耳鼓，也敲打我的心，我感到一阵阵羞愧。

但那只藕节般的手臂和两只“兔子”，总是固执地在我的梦里穿行。

有时候，上游会飘来一截树枝，可能是哪个调皮的孩子扔下的，或者是远处的山风吹断的，它缓缓地，从我的眼前飘过。下游对于我是一个谜。我不知道水流向的远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。繁华？喧闹？迷幻？语文老师恰好给了我一本《基督山伯爵》，那些惊险曲折、浪漫神奇的情节，让我着迷。

春天还没走远。听大人说，猫喜欢在这样的季节“歌唱”。也许这个季节里，猫也是躁动的。一天晚上，在受到数学老师的批评后，我踏着夜色，前往老桥，想在河面撒一泡尿，去去晦气。

刚到河边，就听到急促的呼吸声，还有黄堇树的颤抖声。朦朦夜光中，班主任走了出来，后面跟着农行的女营业员。女营业员头发似乎凌乱，脸上却挂着笑。班主任用狠狠的眼神瞪着我，又踢了两脚河沙，沙子在夜光下飞扬。在桥头的灯光下，那女子举起了胳膊，晕白。她就是那个洗衣的女子。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长大了。

过些日子，班主任回城结婚了，农行的那个营业员还在小镇，小镇里演绎着有关她的传说。她依旧喜欢去河边捣衣，依旧喜欢露出雪白的胳膊，依旧吃吃地笑着，老男人之间也喜欢搬弄她的话题。有一年，我从她身边走过，她白皙的面庞有些忧郁，眼神无力。她手持一本书，我想问问名字，却没有这个勇气，我那时毕竟还是个少年。

第二年暮春的一天，突然传来一个消息：她在桥下淹死了。有两种说法，其一是那天她喝了很多酒，最后失足；还有一种说法，她对桥下的人说完话，就一头栽了下去。

那位曾经让我心头灼热的女子，终于在另一个春天消失。而那座跟我心底秘密有关的老桥，也在多年前坍塌了。

◆边走边看

雨落姑苏

宋胡苑儿

窗外仍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，这种天气，大约已持续两个多礼拜了。说来奇怪，每下一场雨，我对苏州的印象便深几分。时常想起“寻梦山塘”的雨，轻的、柔的、软的，从檐上滑下来。

猫在椅子下窜来窜去，桌子腿摩擦着地面，发出声响。雨还在下，叮叮当当，像是一个人在喃喃自语。

都说江南与烟雨迷蒙是最相配的，颇有“灯下看美人，愈增三分色”的味道。是的，山塘街真是有不少的灯笼，隔几家铺子就有一盏，朱红字描在似纱似纸的灯面上，再看通电的灯芯，连乌篷船上的马达都变得可爱了。

我自认为是“说普通话”的坚定践行者，这并不妨碍我喜爱吴依软语的甜糯温婉。一声“倏看，落雨了”，就能让人不由自主伸出手来接雨，看一切聒噪的棱角被睫毛的颤动拂去，换作洒落梨涡的恬静。还有，苏州的姑娘笑起来，连眼尾和嘴角的弧度都是圆润的。

如此说来，雨点碎在姑苏的土地上真是恰当的。

江南多养人啊，能落在这儿倒像是雨的福分了。随意寻一处亭台楼榭，待一个落日余晖，散射出最后的金黄，最后是玄青的天幕。这时，雨来了。碎在斗拱榫卯间的每一片雨，跳跃着，再吻一次姑苏的云，再吻一次姑苏的风。

今天的苏州是一位出落得极漂亮的朋友，气定神闲地走在风口浪尖，骨子里也永远是吹皱一池春水的满船清梦。她拥着雨，念着雨，永不会溺在纸醉金迷中。借苏子瞻的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话，苏州哪怕是素面朝天，也是肤色唇色稍浅却不带丝毫病气，半卷的湿发慵懒地躺在肩窝里，嗔怪着恹恹欲睡，有略显幼稚、不加修饰的漂亮。

雨该是心甘情愿碎在姑苏的，这是她的温柔乡。苏州太过漂亮，漂亮得过分，漂亮得快要担上红颜祸水的名头，可雨没有。雨落在姑苏，就是一场自由的追求与奔赴，一次赤诚的拥抱与坠落。

窗外的雨，脚步渐渐地慢了，又慢了，一滴一滴落在石板上，落在石缝里。